

程

通麻卷第五

目前京終北燕目十六國



涼張軌

寔

茂駁

重華

靈曜

祚

玄靚

天錫

後蜀李特

雄

班期

壽勢

前趙劉元海

和

聰曜

後趙石勒

弘

季龍

世尊

鑿

魏冉閔附

前秦苻健

生

堅丕

登

前燕慕容皝

暕

後秦姚萇

興

泓

西秦乞伏國仁

後京呂光

紹

纂

降

後燕慕容垂 寶 盛 無

南凉秃髮烏孤 利鹿孤 僣 擅

南燕慕容德 超

西凉李暠 士業

北凉祖渠蒙遜 茂乾

夏赫連勃勃 昌 定

北燕馮跋 弘

前凉張軌安定人也漢張耳十七代孫明敏好學以時多難陰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策曰霸者非也晉武帝時為凉州刺史及懷帝在長安京師容旱軌遣杜勳獻馬五百匹布三萬匹王彌逼洛陽軌遣將軍張裴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師敏帝即位

拜軌侍中太衛梁州牧在州十三年依晉正朔卒謚

曰武公子寔代立

寔字安遜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軌死州人以寔代軌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元帝即位于建鄴寔猶稱建興六年六從中興之所改也劉曜大掠關中死者十有八九焉唯定州獨全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凉州倚扶觀至是驗矣寔自稱晉王在位六年為左存所教弟茂立

茂字成遜虛靜好學不以名利嬰心州人寔子駿方幼奉茂為牧猶稱建興茂築靈均臺周翰十八餘堵武陵人間曾夜叩門乎曰武公遣我來曰故勞百姓築臺乎幸巖以曾妓妾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

曾稱先君之令何姦乎乃命止役後令叅軍陳珣
大破劉曜軍矣之疾亟執 乎泣曰昔吾先人以孝
友見稱汝當謹守臣節在位五年年四十八卒無子
駿立

駿字公度幼而竒偉作然不群嗣偽位猶稱建興十
二年長史范曄請改年號駿有從起○光殿殿
各起一殿並依方色四時居之駿在位刑清國富群
臣盡力後稱藩於右勒在偽位二十二年卒子重亡
重華駿第二子 和懿重沉毅少者父死嗣位時石
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殺涼明農勳府司馬改映言
於重華曰議者舉將多推宿舊且韓信之舉非舊
名也穰苴之曰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

之用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唯才所授主簿謝艾兼
資文武請委以專征重華占艾問以計策艾曰昔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
千爲殿下吞之重華大悅遂以步騎五千令艾討之
麻秋率衆禦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
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
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動艾下車踞胡床指麾處
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乘而擊
之俘斬甚衆秋匹馬奔大夏在位十一年年六十卒
子靈曜立

靈曜年十歲嗣爲伯父所殺伯祚立
祚博學雄毅有政事矯重華遺令廢靈曜尋殺之

遂僭位淫亂不軌為張琚所殺立曜弟玄觀
玄觀字元安年十四在偽位九年為天錫所殺
天錫駿少子也玄觀以天錫專政與大臣謀討天錫
事洩玄觀遇害宣言暴薨天錫自號涼州牧後符堅
之師大至諸將敗死相繼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又敗
乃降其國遂滅在偽位十四年

右則涼九王七十六年據涼州為符堅所滅

後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少仕州郡雄武善騎射沉毅
有大度隨流入蜀至劔閣箕踞歎息顧眄險阻曰
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後收合七
千餘人攻成都自稱益州牧攻元建初羅尚斬之在位
三年弟疏領其眾尋死諸將共立特子雄復據益州

雄特子母羅氏夢大蛇遶身有孕十四月生雄身長
八尺三寸美容兒少以烈氣聞特死僭稱成都王繫
羅尚敗之僭即帝位改元太武雄性寬厚簡刑約
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僭位三十年死立兄子班
班雄兄蕩子潛位一年為雄子越所殺越讓位於期
期雄弟四子聰惠好學僭位三年為壽所殺
壽特弟驤子於期為從父叔以兵襲成都殺期即
僭位五年而死
勢壽子長七尺九寸膏帶十四圍壽死即偽位大司
馬相溫伐勢至城下縱火燒其城勢乃夜遁尋縛
於軍門溫送首建康僭位五年而敗
右後蜀六主四十六年而滅

前趙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中平中單于羗渠使子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羅死子豹爲左賢王郎元海父元海齧亂英惠及長嗜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後習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通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之濟拜焉渾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誠如聖旨然文武之才幹賢於由余曰磾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帝稱善及惠帝失馭寇盜蜂起

成都王穎表元海行寧朔將軍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九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歛風孰不思爲殿下捐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擲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陛下以二部摧東瀛三

部梟王浚二豎之萬可栢日而懸矣類悅拜元海北
單于元海至左國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元
海謂劉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
王生於東夷唯德所授耳遂僭即漢王位永嘉二
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四年死在僞位六
年子和立
和元海長子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元海死嗣位其
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頭命說和曰
先帝不准輕衆之討而使三王惣彊兵於內大司馬
握十萬勁率於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
未可測也和然之遂攻聰其年爲聰斬手光極殿
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聰生夜有自光之異形體非

常幼而聰悟好學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
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善屬文著述十
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弓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
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
測也弱冠遊京師樂廣張華尤異之元海爲大單
于拜聰爲鹿蠡王既殺其兄和遂僭尊位改元光興
使劉曜攻陷洛陽虜懷帝以爲特進引帝入宴謂
帝曰卿爲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
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詞示朕謂朕曰聞君
善爲詞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言
善者久之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
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甚邪帝曰此

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乳受麻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為貴嬪劉氏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入諫聰大怒曰吾為萬乘主將營一殿豈問爾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由得成將出斬之元達先鎖晉而入至即以鎖遶樹左右曳不能動乎曰朱雲有言願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也聰乃解引元達謝之又使劉曜攻陷長安城以愍帝歸于平陽聰僭位九年死

曜元海族子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惠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十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

白目有精光鬚鬣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落拓高亮與眾不群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自此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聰死遂僭位改元光初喬泰等遣小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徙都長安國號趙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祖持河上曜自隴右長驅至河西戎卒二十八萬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其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懼遣使稱藩石勒率大眾來曜陣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揮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水上為堪所執送于勒所後為勒所殺僭位十年

右則趙四主二十六年為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工黨武鄉羯人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
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
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
觀其聲視有奇志恐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
去及長壯健有膽力所居武鄉北山原上草木皆有
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花菜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
相者皆曰此胡狀自奇異志度非常不可量也勸邑
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甯駟以為信
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厚為之力耕每聞鞞鐸
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
并州飢甚東瀛公騰執諸胡詣山東賣充軍實兩胡
連一加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往平人

師懼懼奇其狀負而免之懼家隣於馬牧率魏郡汲
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後劉元海稱帝歎與
王陽支雄等八騎為羣盜後衆十餘萬引張賓為謀
主進據襄國王浚遣鮮卑段就六眷未杯等步騎
五萬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
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挑戰頻
敗勒將大陣以決之顧謂張賓孔萇曰何如賓萇俱
曰聞就六眷尅取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重遠來
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可
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
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杯敵必震惶計不及設
所為迅雷不及掩耳勒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

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
鼓譟於其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
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勒又以兵襲幽州
生擒王浚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將
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
以挫其銳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
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彊之有若澹乘我之退顧
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
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兵勒輕
騎與澹戰而收衆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發
夾擊澹軍大敗之獲鎧馬萬疋并州降于勒琨遂奔
李龍等百餘人上疏勸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
德忝荷崇寵夙夜悚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
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事殷朝小白以一匡
之盛而尊周室况國家道盛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
亟止斯議勿復紛紜李龍等又上疏曰殿下鞭撻宇
宙彌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休祥日月相
繼山川夷靜星辰不孛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
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
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謂乃許之因稱趙改元
建平晉征北將軍祖逖牙門童建降于勒勒斬首送
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
惡猶吾之惡也逖遣使報謝曰是青兗間壘壁叛
者逖皆不納勒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漢書而聽之

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以兵十萬攻劉曜于洛陽擒之因置酒高會飲酣謂徐光曰朕方古創業何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覲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乎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之皎然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僭位十五年死夜葬山谷間人莫知其處

弘字大雅勒第二子虛襟愛士恭謙自守謂徐光

曰大雅惛惛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至漢文玄默而守之聖人之後必代勝殘此天道也

弘大悅弘在位一年為李龍所廢

李龍勒從子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別善惡坑斬士女群有遺類指受攻討所曰無前故勒仗以專征之任後廢弘僭位改年建武時豪戚侵恣賄賂公行李龍惠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是百寮震懾州郡肅清李龍曰朕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於狼避路信矣哉僭位十三年卒子世立

世立三十三日為兄遵廢進自立

遵立一百八十日為石閔所殺閔立石鑿

鑿立一百三日為閔所殺閔遂誅諸胡一日之中斬首
數萬千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大半

右後趙六主三十四年為石閔所殺

石閔者李龍養子善謀策勇力絕人既殺石鑿遂僭
位國號大魏改元永興復姓丹父年三十萬旌旗鐘
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成無以過也慕容隽遣慕容
恪率眾伐閔閔與恪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
馬揀善射者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
乘赤馬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
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躍馬
潰圍馬死而為恪所擒送至龍城斬于過陘山山左
右七里草木悉枯傳國爾王入晉

前秦苻健字建業略陽氏人父洪屬永嘉之亂乃散
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之術自稱三秦王後為麻
秋所殺健將兵入關據長安僭即帝位於太極前殿
先建元皇始與百姓約法三章簿賦卑宮垂心政事
關右稱來蘇僭位四年死雄洪子字元才少善兵書
多謀略為佐命元勳及卒健哭之曰天不欲吾定四
海邪何奪元不之速乎

生健子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
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死僭即帝位改
元壽光有司奏太白犯東井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
日星入井者必當渴也何所恠乎或言陛下聖明御
字天下雄歌太平生日媚我引而殺之或言陛下刑

罰失度曰謗我亦殺之生僭位二年爲堅所殺
堅字永固雄之子生時有神光自天屬子中庭垂手
過膝目有紫光旣殺生以僞位讓兄法法自以庶孽
不敢當堅以群寮固請乃僭稱大秦天王改元
曰永興呂婆樓薦王猛於堅及相見如玄德遇
孔明也乃改猛爲始平令猛下車刑政清嚴鞭殺一
吏堅怒之猛曰宰寧國以禮理亂邦以法臣始殺一
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肅清執法者甘心鼎鑊堅
曰王猛乃夷吾子產之儔也歲中五遷後率諸將
伐慕容暉暉遣慕容評救二城評敗猛遂圍鄴堅
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
至安陽猛乃至安陽迎堅堅曰昔亞夫不出軍門

而迎文帝將軍何臨敵而奔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
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
下聖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
幼鑾駕遠臨朕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
執慕容暉堅悉散暉官人珍寶以賜將士河北平
於是外國朝獻者十餘國大宛獻天馬皆汗血朱
鬃五色鳳膺麟身堅曰吾思漢文返千里馬乃悉
還文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
至是堅收起居注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已死乃止後王猛
子皮謀反事洩堅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
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赦

不誅徙天朔方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未嘗不臨食輟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討兵仗精卒可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以爲如何僕射權翼對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晉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憂愚臣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晉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有何不可荷融曰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伐也堅少子詵曰聞季宗

在隋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晉有謝安相冲陛下伐之是虛行也臣竊惑焉堅曰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高風之墮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吾意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遂遣征南符融爲先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東西萬里水陸齊進晉遣都督謝石謝玄等水陸七萬拒融至壽春登城而望見晉師部伍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入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謂融曰此亦勍敵也遂進師列陣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逼水爲陣此持久之計豈欲戰乎若小退師令將右周旋業與群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

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齊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
制之不可止融騎略陣馬倒而為晉師所殺軍遂
大敗堅退至長安慕容冲起兵攻長安堅青冲曰爾
輩群奴何為送死冲曰奴即奴矣既歿奴苦復取爾
見代堅大怒乃誅晞父子及其宗族時長安大飢人
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堅率眾登城堅身貫
甲胄飛矢滿身血流被體遂奔隴上慕容冲入據長
安放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姚萇遣將圍堅於五將
山遂執之縊于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初有童謠云阿
堅連牽三十年堅僭位二十七年而亡
丕堅庶子出鎮于鄴為慕容垂所逼遂奔晉陽為晉
將擊殺之

登堅之族孫度量不群好為竒略父堅敗與姚碩德
相持時歲旱人飢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
等朝戰暮便飽何憂飢邪士眾從之噉死人輒飽能
關登僭位後為姚興將尹緯所殺

右前秦五主四十四年為姚萇所滅

前燕慕容隽昌黎鮮卑祖廙父皝代為單于推乃安
兒魁偉博覽群書平丹閔詐言得璽乃僭即皇帝位
建元元璽據鄴城河南汝疑皆下之隽乃疾謂慕容恪
曰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
正統也隽怒曰兄弟之間豈虛也恪也岳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輔少主平隽曰汝行周公

之事吾復何憂携乃僭位十一年而死

暉字景友雋子雋乃死僭即帝位改元建興使侍郎梁琛聘于符堅過言於慕容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父子之理且符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終為人患者其王猛乎暉評不以爲虞俄而堅遣王猛率衆伐暉大破評軍遂尅鄴擒暉僭位十一年暉爲堅所徒於長安後殺之

右前燕二代據鄴十九年爲符堅所滅

後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人也父弋仲石勒以爲將軍及季龍殺石弘自立弋仲謂季龍曰奈何把手受託而反奪之子季龍憚其正直不之責弋仲有子

四十二人年七十三卒萇即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多權略符堅以爲龍驤將軍堅死萇自稱秦王以尹緯爲謀主遂據長安僭帝位國號大秦改元建初置酒高會謂尹緯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時符登尚爲萇患諸將曰若值魏武三不令此賊至今日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子畏之一也富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前進無橫陣二也溫故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宜萇疾於夢堅將天官使者鬼

兵數百哭入宮中長遂在言或無臣殺陛下者兄襄
非臣之罪言訖而死僭位十年子興立

興長子長死僭即帝位改元星切方日月薄蝕降號
稱王興知道遙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
劉裕誅栢玄迎復主帝格遣使請南鄉諸郡群臣咸
諫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仗義起微巨
輔晉室苦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遂割南鄉十二郡
歸于晉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魚鹽竹木皆有
賦焉群臣咸諫曰王者子有萬邦不宜百姓之利興
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其餘
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行之興謂群臣曰卿宜明揚
惻陋助吾舉賢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皆歷

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僕射梁喜曰奉旨求賢
不曾休倦未見儒雅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代之之賢
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皆蕭鄧終
不採將於昔哲求相於前賢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
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僭位二十二年而卒
泓興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興厄僭帝位晉太
尉劉裕惣大軍伐泓遣檀道濟攻潼關姚紹遣長史
姚治率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祖
輸洽辭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
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
林子要洽於河上洽戰死泓僭位二年劉裕至長安
泓將妻子詣壘門降裕裕送泓至建康市斬之百里

之內草木皆樵死

右後秦三十二年為劉裕所滅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為苻堅將軍堅死自稱

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僭位四年卒

軋歸國仁弟仁死僭位二十四年卒

熾般石軋歸子性勇果臨機能斷僭位七年而卒

莫末熾磐子僭位二年為赫連所殺

右西秦四主於河西三十七年為赫連勃勃所滅

後京呂光字世明略陽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

太尉光年十歲與諸童兒戲於邑里為戰陣之法及

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子符堅以為將軍惣兵七萬

鐵騎五千以討西域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

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軍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至

龜茲國大敗之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

始獲鳩摩羅什光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殊禽

怪獸十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光聞堅敗據姑

威自領涼州刺史後僭即天王位改年龍飛光疾

立子紹為天王自為太上皇僭位十一年而卒

紹既立為廢兄纂所殺

纂光庶子殺紹自立僭位三年卒

隆光弟寶子羨姿貞善騎射纂死隆遂僭位後為姚

興所攻竟降興為興所殺

右後涼四主十四年國滅

後燕慕容垂孰第五子少岐疑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垂手過膝敗栢温於枋頭成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垂懼奔苻堅堅以為將軍及堅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之垂子寶曰家國傾喪皇綱廢馳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少康之功也垂曰汝言是也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麻敷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乃以兵屬堅請至鄴展拜陵墓堅許之遂攻鄴城苻丕走垂僭位改元建興在位十三年死

寶垂第四子垂死即偽位為魏師所伐寶乃盡眾出戰騎三萬七千步卒十二萬敗績而還魏軍方執

而至上下恐懼三軍奪氣寶率萬騎奔薊僭位三年為蘭汗所殺

盛寶庶子殺蘭汗僭位三年而卒

熙垂子盛死僭位四年為馮跋所殺跋奉保養子高雲為主為幸臣離班所殺跋遂篡其國

右後燕四主通高雲二十四年為馮跋所滅

南涼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吕光署為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年號大初更稱武威王僭位三年而死弟利鹿立

利鹿孤既立聞吕光死改元建和僭位三年而死弟

儁檀立

傳檀少幾訖有才略姚興遣尚書郎常宗詣傳檀傳
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
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權變無窮辭智清辯宗出而歎
曰命代之才經論名教不必華宗夏士吾觀傳檀神
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僭位十三年爲乞伏熾磐所殺

右南京三主十九年國滅

南燕慕容德皝之少子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
而生德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兒雄偉額有日角偃
月重文博覽群書符堅敗於鄴其兄垂稱燕土封德
范陽王及魏逼鄴乃率戶四萬自鄴徙於滑臺後以
滑臺分晉魏之間乃引師而南兖州諸城悉降置守
宰以撫之遂入廣固僭帝位改元建平於是講武於

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軍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
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震動天地立兄子超
爲太子僭位五年而卒

超身長八尺要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死僭
位改元太上超用公孫五樓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
五樓晉將劉裕伐超超引群臣議五樓曰吳兵輕果
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
徐選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兖州之
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按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
堅壁清野以待虜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
也超不從慕容鎮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閘終

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
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起又不從
俄而晉度峴起乃奔還廣固保小城慕容鎮日陛下
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内外之情
不可復恃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
有數萬可悉出金帛餉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
如其不濟死上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未幾王師
圍城四面皆合於是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
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功曹疑望氣者以為澠水帶
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疑
請降後慕容恪之攻段龕亦如之而龕亦降後無幾
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

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裕四面進功殺傷甚衆尚
書壽悅開門以納王師起與左右數十騎走出為裕
軍所執僭位六年裕數之以不降超神色自若一無
所言唯以母託劉劭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

右南燕二主據齊地十年為劉裕所滅

西涼李暹字玄盛隴西成紀人祖弇事張軌為將軍
玄盛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
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磨同宿磨起謂玄盛曰君有
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將
軍段業自稱涼州牧業以玄盛為燉煌太守玄盛初
難之會生白額駒乃從之遂稱藩于鄯後遷居酒
泉遂以疾卒子士業立

士業府寮秦為涼州牧自征沮渠蒙遜為蒙遜所殺

右西涼二主二十四年而滅

北京沮渠蒙遜胡人其先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殺段業自稱涼州牧後又破僞檀干窮泉乘勝入姑臧僭河西王位改元玄始在位三十三年卒子茂虔立茂虔六年為魏所滅

右北涼二主三十九年為魏所滅

夏赫連勃勃匈奴左賢王之後身長八尺五寸辯惠美風儀姚興鎮朔方遂僭稱天王建元龍昇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營起都城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及劉

裕臧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圍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臧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開中形勝之地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爾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為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來去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其子瑣率騎二萬伐長安赫連昌叱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南斷青泥勃勃率大

軍繼發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召義
真東鎮洛陽勃勃遂入長安僭即帝位改元昌武以
東魏逼朔方留子瑱守長安而還統萬僭位十八年
死子昌立

昌立四年魏殺昌弟定立
定立三年為魏所滅

右夏三主一十五年據朔方為魏所滅

北燕馮跋信都人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慕容
熙以為將軍後殺熙自立僭稱天王國即號燕建元
太平以兄子乳陳為情牧乳陳叛跋遣馮弘討之
尅期出戰將軍張興日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
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

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所營衆火
俱起伏兵要擊俘斬無遺遂殺乳陳跋僭位二十一年
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
弘僭位七年為魏所殺

右北燕二主二十年而滅

前涼起晉惠永

後趙起東晉元

後秦起孝武永

後燕起十

西涼起

北燕起六

後蜀起永寧

前秦起晉穆永

西秦起十

南涼起後魏皇

北涼起四

前趙起永安

前燕起八

後涼起十

南燕起大興

夏起天賜

惣按載記及緒家著述其編次十六國皆先

後不定今據僭位年月向前者為之次第云爾

通麻卷第五

通麻卷第六

宋高祖 少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南齊高祖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宋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興里人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交十五代孫混始過江居晉陵丹徒縣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為皇考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生身長七尺六寸風骨竒特家貧有大志不理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溝堂前上有五色龍章泉僧見之驚以

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帝素貧世人莫能知之
唯琅邪王謚獨深劬焉嘗負刀遶社錢三萬被遶執
錄甚嚴謚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帝名微位薄盛流
皆不與相知唯謚交焉桓玄篡位謚手解安帝璽紱
為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眾並謂謚宜誅唯帝保持
之劉毅帝因朝會問謚璽紱所在謚益懼後奔于曲
阿帝迎還復位初帝叅劉牢之府軍事破孫恩有功
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元與初荊州刺史桓玄及尅
建勳玄以兄脩鎮丹徒脩以帝為中兵叅軍十二月桓
玄篡位帝見之玄詔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
恒蓋人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帝愈惡之後還京口
與何无忌弟道規劉毅孟昶等並同謀與復之計三

年帝託遊獵與无忌魏詠之檀憑之等義徒二十七人
願從者百餘人候城門門義眾馳入齊川吏士驚散即
斬脩以徇帝哭之厚加歛恤眾乃推帝為盟主率義
眾軍次竹里玄遣將吳甫之來禦帝帝躬執長刀大
呼即斬甫之玄又使桓謙屯東陵口卞軌之屯覆舟山
旦義軍食畢并其餘糧張旗幟於山上以為疑兵帝
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
因風縱大火煙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大敗
玄乃浮江南走帝遂鎮石頭城立留臺遣諸將追玄
命尚書傅嘏率百官奉迎乘輿三月晉帝至臺城以
帝錄尚書事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帝上表北討
五月至下邳超將公孫五樓請斷入峴堅壁清野以

待之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
軍無所資何能自及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
既奉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
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眾問其故帝
白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
勝可必也超使公孫五樓據臨朐以待帝遂進軍賊
騎交至日吳戰酣帝令將襲克臨朐賊乃大潰超遁
還廣固遂圍之超先乞師於姚興至是姚興遣使聲
言將涉淮左帝詔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
虜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諫曰此
言不足以威敵空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而羗又至
公何以待之帝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知羗若能救

不有先聲是自彊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羗見伐齊
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十月帝使張綱修攻
具成設飛樓懸梯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明年二月
屠廣固擒超斬建康市初帝之北伐也盧循與徐道
覆乘虛而出南康郡守皆走即日班師四月帝至都
城賊眾十餘萬輜糧旦千里孟昶等欲擁天子過江
帝曰今兵雖少猶足一戰若尅濟臣主俱休苟厄運
必至當以死衛社稷橫屍廟門遂其由未以身許
國不復能逃竄草間求活也吾計決矣卿勿復言帝
遂移鎮石頭賊果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宜且迴
避勝負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追覆欲自
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州帝

登石頭以望之大悅循軍次大雷方江而下帝躬提
幡鼓命衆軍擊之帝自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
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賊大敗循單舸走餘
衆悉降師旋授揚州牧姚興死子泓立帝表伐關洛
十月大軍取洛陽遂入河沂流西邁索虜招拔木末
遣大將鵠青及司徒長孫嵩青州刺史阿薄干勒
步騎數萬沿河隨軍而西河流迅急舟師牽百丈進
舡舡漂北岸爲虜所掠帝遣小將丁旰將七百人車
百乘渡河北岸去水百步爲却月陣虜惑其故旰結
營畢帝令朱齡石以兵二千人就據之人持一短稍天
槌虜進圍營帝令軟弓先發虜見人少矢近兵薄來
攻短兵既接乃以長柯大槌槌之又雜以勁弓矢下如

雨虜死者相積臨陣阿薄干虜乃走自是大軍遂進
王鎮惡大破姚泓軍遂克長安擒姚泓九月帝至長
安長安豐全帑藏盈積帝先收其彝器記車鼓指南車
渾儀土圭之屬送京師其餘珍寶金玉悉以班賜將士
送泓斬建康市大會文武於未央殿以子義真爲雍
州刺史鎮長安遂歸晉帝命帝授相國宋公備九錫
之禮按本史九錫在前自執泓送斬建康市云云天子進宋公爵爲主哀帝崩
恭帝即位元熙元年詔使欲公入輔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引晉使陳備物於庭帝謂寮佐
焉二年至京師晉帝傳位曰孤本布衣始願不及此衆人斂衽將對王弘率爾而
言曰此所謂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在位者
以爲知言帝久勞於外有懷代得嘗宴從容而言曰
昔相玄墓逆天命已遷吾首唱大義興復王室南征

北伐克平宇內功業既就仍受九錫年將襄暮位極人臣盛滿之誠古人所重今欲奉還爵王歸老京師諸卿以為何如群臣咸稱功業而莫曉厥旨日吳坐散傅亮遂外寤焉而宮門已闔亮扣門求見日臣暫欲還都帝識其意許之亮即夜發至京師以禪代諷晉恭帝恭帝欣然日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使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帝從之乃備法駕幸建康宮即位改元永初立子義符為太子以第二子義隆為揚州刺史太后詔帝日道憐是汝布衣兄弟宜與揚州帝日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但以揚州根本所係非道憐能子太后日道憐年已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帝日居士

雖為刺史每事大小一決寄奴道憐年已長矣若不親其事則遠近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帝在位三年年六十七山朋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親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琥珀理金瘡帝大悅命搗碎分賜將士平關中得姚泓侍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微言之即日令出宮帝性簡易嘗看連齒屐好出神武門外逍遙左右從者不過十人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具頗有存者皆令藏之以示後來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濁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威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日田舍翁得此已為過

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成矣哉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拓玄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類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為多矣季孟之間何為非類 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克曾非已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天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嶺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脩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

豁達宏遠則漢高之風制勝膏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高祖長子即位改元景平司空徐羨之僕射傅亮鎮軍謝晦受遺詔輔政帝有勇力能騎射即位昏亂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酒賣菜又開瀆為埭與左右引舡唱呼以為歡樂羨之等白太后廢帝為榮陽王徙及郡羨之使舍人邢安泰害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刺窺走出閭門使人以門關路之致殞在位二年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諱議隆小字車兒高祖第三子即位改元元嘉帝初為宜都王荊州刺史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景平二年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

迎入奉皇統是時徐羨之等新有殺害及鑾駕西迎人懷疑懼王華進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帝大將軍之心明矣廬陵嚴斷將來懼不自容殿下寬弘仁恕衆所知矣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殿下當長驅六轡以副天心王曰君復爲宋昌也至京師大臨三日問二王薨故

謂殺廬陵王義真於新安殺少帝於吳縣也

羨之惶懼不能對百寮奉爾璽綬勸

進三讓乃許羨之奉表歸政上始親萬機三年誅羨之亮時謝晦爲荊州刺史乃舉兵反詔將軍檀道濟征之帝問策於道濟道濟曰臣與謝晦俱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智明練殆難與敵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然晦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今奉王命外計必未陣而擒也晦知徐傅被誅子弟被害乃上表曰臣若專權不顧國典便當欺背天日翼奉少主豈得公流三年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尊下武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後道濟至江陵擒晦送都下殺之帝留意理道百姓大安自江左已來稱元嘉加爲盛嘗宴于武陵堂上將行勅諸子且物食至會所賜饌日午不至各有飢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伏不見百姓艱難我欲使汝識有飢若知以節儉馭物免彭城王義康官廢爲無人義康帝弟也後幸會稽長公主第宴極歡王乃再拜頓首悲不自勝帝起扶之主曰車子儀隲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因慟哭帝亦流涕相蔣

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武帝葬故終
主之代義康無恙初高祖微時有袖布襖是敬皇后
手作之及貴猶存以付長公主曰後代有驕奢不節
者可出此衣示之及劉湛下獄事連徐湛之將如大
辟公主即日入宮以錦囊盛布襖擲於地曰此是我母與
汝父作此衲衣今日得一口飽飯食便欲殘言我兒子
乃大哭帝遂赦湛之時范曄與孔熙先謀交事泄曄
不伏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帝竒其才使謂之曰
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乃我負卿也熙先上書陳謝
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語
尚之曰使孔熙先無三十作負外散騎豈非時匠之失
乎尚之曰臣曾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激濁揚清然

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文彩若侯時而振羽翼
何患不出雲霄之上帝曰昔有才而不遇知己何嘗不
遺恨於後代哉帝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殺初劭
及帝始興王濬並多乖禮度懼上所知乃為巫蠱咒
咀欲以厭勝上聞之大怒以語濬母潘淑妃曰太子富貴
更是一理虎頭潘小字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爾母子豈得
一日無我邪將廢劭而殺濬持疑未決王僧綽諫曰事久
變生恐後人言陛下只能殺弟不能殺兒俄而劭勒兵入宮
平曉上猶未起張起之拔劍上殿帝以机目障超之行殺
帝五指俱落劭即位改元太初於是江州刺史武陵王
駿將兵下至京師誅劭及濬武陵王即位是為孝武帝
公子曰宋文寬明之君享國長久弒逆之禍為何所

由善而無報豈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為
善文帝沉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
斷自貼其禍孽由已作豈命也哉

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母曰路太后元兗殺
逆帝率眾討之生擒劭等並梟于朱雀門曝屍於市經
月腐爛乃投於江中丙午謁太極前殿哭盡哀百司陪位
莫不沾泣上好畋遊因置酒高會酣適之間多抵辱
朝士吏部侍郎江智泉正色曰陛下進人以禮無宜此
戲上怒曰卿江僧安兒何敢如此智泉伏席流涕不堪
其耻退而自殺初帝舉義旗皆顏竣之謀竣累遷吏
部尚書恃以舊恩屢言忤旨帝不能容遂詆以及折

兩是然後殺之又冒雨出射雉沈懷文諫曰今日風
雨非徒千乘失容遂使聖躬柳木上方注怒作色曰
卿欲劾顏竣邪往日殺竣恨不先鞭其面上聰敏好
文史讀奏號稱七行俱下每行幸宴集輒陳詩展義
於是天下何風人自藻飾雕虫之藝盛於時矣帝有
疾崩于玉燭殿年三十五在位十年帝性嚴急朝臣
不敢妄有往來既崩江夏王與顏柳私相賀曰免橫禍
矣山陵畢王公大臣聲酒馳逐不捨日夜太子立是為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孝武長子即位改元永光又改景和
帝克悖誅戮相繼百官不保首領是時帝好遊華林
園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至六竹林

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隨群巫捕鬼帝
親自射之左右壽寂之阮佃失懷刀直入諸姬迸走
帝遇害在位一年年十七 論在齊東昏侯章

明帝諱或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八子即位改元
太始帝初封湘東王鎮姑熟廢帝景和未入朝被留時
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不測之禍疑畏諸父
並拘之殿內以帝體肥呼為猪王嘗與水槽盛飯內諸
雜食攪令和拙地為坑寔之以泥水乃裸帝內坑中以
槽置前以口就槽中食之用以為歡笑後又令收帝付
廷尉明晨應就戮帝先與腹心阮佃夫等密謀是夜
壽寂之殺廢於後堂遂即位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
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玉抗圍碁依

品賭戲抗饒借帝曰陛下飛碁臣不能斷帝終不覺
以為信然好之愈篤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用奢侈
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帝曰卿至湘宮寺未
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太常寺丞虞愿在則曰陛下此
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有何功德帝大怒使
人拽下殿帝好鬼神多忌諱文字有禍敗凶喪等字犯
者必加罪戮改駟馬字為馭以其似禍字也以南苑地
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期訖更中末年忍虐好殺左
右失意往往割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又嘗宮
內大宴集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皇后以扇障面獨無
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
為樂之事其方甚多豈有姑姊集會而裸形體外

舍為歡寔不如此帝怒遣起後與皇太子納妃諷言朝
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至數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獻
琴書上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虛
內外百官並停俸祿而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為私藏
帝性嗜寤浸鯁鯁一食一升嘗噉猪肉至二百嚮奢費
過度務為彫侈天下騷然人不堪命在位七年崩太子
立是為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太宗諸子在孕以周
易筮之即以得封為名故帝小字惠震即位改元元徽
帝年五六歲情學好戲主師不能禁及嗣位好出或
入市廛或往營署過榜馬則悅而愛之從者並執鉞
牙行人男女大馬驢牛逢無免者人間憂懼晝不開門

道上行人殆絕與軍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錢數十
以供酒肉之費又酣鑿鉞鉞之徒不離左右擊脇鉞
陰剖心剗腹之誅日有數十每見卧屍流血然為樂察
孫超有蒜氣剖腹視其所食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鐵
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常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
一日無事乃恹恹不樂內外百寮皆不自保後又微行
無復鹵簿脫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而食之
因飲酒夕還是夜七夕令左右揚玉夫同織女渡即報復
與內人穿針訖酒臥玉夫侯帝眠熟入殿殺之追謚蒼
梧王送首與蕭道成帝在位五年 論在東昏侯章
順帝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蕭道成迎入即位改元
升明三年王敬則以兵入內求帝帝逃於佛蓋之下太后

俱與閹豎索帝獲為遷于東邸廢為汝陰王遂禪位
于齊初扶出東掖門曰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對
者尋為齊所殺在位三年 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
賢 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斷剪
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
稚故使齊氏乘輿宰制天下未周歲稔遂移龜玉絨
滕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歎曷祚傾
渝非不幸也

右自武帝至順帝八主凡六十年為齊所滅

總按後魏太常五年即東晉元熙二年高祖以其年百受
禪稱求初元年歲次庚申順帝以升明三年遜位即後魏太和
三年也歲在己未又按齊高紀曰六元位也漢自建武至建安

二十五年凡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
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
元年至外明三年凡六十年而禪齊咸以六終六受云

南齊太祖高皇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
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何初居沛何孫侍中鹿免官居東
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帝四代祖
整過江居晉陵武晉縣偏置水土加以南名故為南
蘭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帝姿表英異龍顏
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支遍體舊宅在武晉縣宅南有
桑樹長二丈橫生四枝狀以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
從兄劭宗曰此樹為汝生也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
蕭惠閑雅有知人之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

尉時又服其英達令看蕭建康祖嘗過之耳宋明帝
尋以帝為兗州刺史嫌帝非人臣之相而人間流言帝
當為天子明帝愈惡之遣無軍王喜持銀壺酒封以
賜帝帝酌飲之明帝乃悅明帝崩遺詔與袁粲褚彥
回劉康等共執朝政號為四貴桂楊王休範反帝平
之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嘗帥數十人直入領
軍府方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王立帝於室內晝腹
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
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一
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飽箭射之乃取飽箭一發即
中帝騰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後與袁褚
謀廢立皆不見從七月戊子夜楊王夫與將軍王劭

則通謀殺倉梧王賈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
常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囊貯之以與劭則劭則馳
至領軍府扣門報帝帝猶不信門不開劭則乃於牆
上投其首帝索水洗視劭則乃踰垣入帝跣足出劭則
曰事平矣帝乃夜入殿殿內驚怖明日袁粲相彥回
等入會西鍾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帝謂劉秉曰丹陽
國之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帝髻
髻盡張服光如電次讓袁粲粲又不受劭則拔刀在側
跳躍麾眾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一言者血
染劭則刀仍命武賁羽儀等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
請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
曰卿都不自解帝乃下議備法駕迎立順帝袁粲貳

於帝帝殺之順帝進帝位相國封齊公備九錫加璽綬
進爵為王冕十有三旒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尋受
宋禪改元建元立子贖為太子四年上有疾召司徒
褚彥回僕射王儉受昭帝崩于臨光殿在位三年年
五十六帝少深沉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學
善屬文奕碁第二品及即位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
飾者改用鐵白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屐每日若
使我理天下一年使黃金與土同價性寬容與將軍
周覆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
如此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為第一對曰臣真書第
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真書第三是臣無第三陛下
下無第一帝大笑後幸華林園宴集各効技能堵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勗兒舞
王儉曰臣無所能唯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文帝
笑曰此是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太子立是為武帝
武帝諱頤字宣遠太祖長子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
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披屋上故字焉即
位改元永明詔改葬袁粲劉秉沈攸之以其忠於宋
也在位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遺詔器服不得寶物祭不
用牲牢唯茶飲飯酒脯而已自今已後公私不得出
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帝別毅有
斷為政惣大體以國富為先頗喜遊宴雕飾之事
常言之唯此未能頓遣太子長懋早薨太孫立是為
鬱林王公子曰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治代誠有

之乎 先生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深知理道踐位已來務存簡約武帝即留意後庭雕飾過度然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斯為羨矣

鬱林王名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小名法身初高帝方拔白髮時昭業年五歲於床前戲因問之曰兒言我是誰荅云太翁高帝笑曰豈有作人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於地武帝崩昭業即位美容止好隸書進對音吐甚有令譽文惠薨居喪哀毀見者莫不嗚咽及還私室即懽笑酣飲武帝疾稍危昭業侍疾憂容慘戚言發淚下及崩大斂始畢乃悲呼武帝諸妓奏樂諸妓莫不流涕皇后何氏與帝左右淫亂

殿門通夕不閉在位一年為西昌侯鸞所害年二十三鸞迎其弟立為海陵王 論在東昌侯章

海陵王名昭文字季尚稱延興元年在位一年為鸞所廢尋亦遇害

明帝諱鸞字景樓始安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末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太祖踐祚遷侍中封西昌侯武帝時為度支尚書儀從如素士武帝遺詔為侍中尚書令海陵王立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進封宣城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上即位改元建武斷官長貢獻誅河東王鉉桂陽王鐸等宗室無遺每諸王入見帝必對之流涕嗚咽接勞躬勤如此者還第必死在位五年崩年四十七帝明審有吏才特

法無所錯制御親幸自下肅清輿輦舟乘悉別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盥洗用皂荚餘樂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食有畏蒸帝以筋十字畫之曰即了四日其儉約如此性多猜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西行東遊則言北幸寢疾經年先為東宮之地故高武諸子掃地無遺太子立為東昏侯 公子曰齊明帝爰自藩枝遂居南面為時來之運歷數斯在為人願所及負而趨乎 先主曰左傳云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時命所鍾為日久矣高武諸子跗萼相輝皆處藩扞並分茅社宗枝磐石非無秀令明帝猜忌之心慮在身後誅斬吞噬蘭艾同焚委重東昏冀延七百與夫宋之孝

武異代同規豈知亡秦胡非曰人事寶卷之字冥數已彰斯蓋假手掃除以為後代鎔範者也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位改元永元帝在東宮便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為非使三日一朝常夜捕鼠達曉以為笑樂明帝臨崩以鬱林王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重澁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左右御力之屬明帝在殯帝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爭得逾月每當哭即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頭無髮號慟俯仰憤逆墜地帝輒哭中大笑日夜於後堂鼓譟為樂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闡豎以苞裹魚肉還

家數出遊走不欲令人見驅斥百姓唯留空宅而已夜出夜返火光照天每三更中鼓聲四出播戰滿道百姓喧走有一婦人當產不能去因剖其腹看男女拜受妣潘氏為貴妃刻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於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又立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又於宮中立市令宮人屠沽以潘妃為市令帝為市魁爭鬪者就潘妃決斷之及蕭衍軍至左右張齊斬首以黃油帕裹送蕭衍在位二年追廢為東昏侯初帝任用群小梅虫兒等皆禮仰人三崔惠景平後曲赦都下本省賊黨其家富無罪者不論赦令悉受其戮而籍沒資產與惠景深有關為盡乃而貧者一無所問故及於敗也謝者

以卷藏二字非是嘉名以知其必終也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蕭衍迎立之遂禪位于梁在位一年梁武帝遣鄭伯禽進帝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斗伯禽就拉焉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非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克自貽非命將天之所弃用亡大業者哉先生曰夫水之性直匠者揉以為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天性哉蓋人事也唯上智與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負而已貴賤禮樂一作禮隔規獻無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

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師道守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日少師少保少傅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以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其惡行遠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翊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長生楚地不能不楚語秦使趙高傳胡亥教之獄訟所習者无非斬劓刑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令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賊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遠左右俾教之最急此五君

者直示中庸之性一日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不肖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

右南齊七主二十四年爲梁所滅

通麻卷第七

梁高帝

簡文帝

侯景附

孝元帝

敬帝

後梁宣帝

明帝

陳高祖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與齊同出祖道
賜文順之順之為丹陽尹帝生有異光日角龍顏頂
上有岳有文左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壽略有
文武才幹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
三十內當作侍中出則貴不可言時王融有識鑒尤
勸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此人也齊末為雍
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及徐孝嗣江祐江祀劉暄更直

內省分日帖勅高祖聞之歎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五而可得理乃潛
造器械移檄京師尋率衆至石頭圍臺城衛尉張齊
投東昏侯帝乃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潘妃誅之以
宮女二千人分賞將士齊太后以帝錄尚書事尊南
康王寶融為天子宣德后阼朝拜帝大司馬進位相國
封梁公備九錫加璽綬進爵為王冕十有二旒云寶
融尋禪位于帝改元天監交州獻鸚鵡能歌詔不納
又詔曰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勅所司織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恐裁剪有乘仁恕
宗廟祭祀並以蔬菓不為血食都不疫甚帝於內殿
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後又設無遮大會上釋

御服披法衣為大衆開涅槃經遂捨身為同大寺奴
朝巨以錢億萬贖帝衆僧默許帝遂還宮太清二年
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兩月夜見白虹貫日侯景
反於壽陽遂濟江圍臺城便唱云帝已晏駕城內亦
為信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帝輿駕巡城二上聞
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小安侯景攻圍日
急內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
於中簡文出大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翼得書達援
軍群賊駭之謂是獸勝之法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
侯景偽請和帝曰和不如死簡文固請乃許之景乃
運東城米于右頭遂陳帝十矢援軍三十萬莫有門
志自相抄奪臺城遂陷景自為丞相請以宋子先為

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須此物簡文重入奏帝曰誰
令汝來帝每有所求多不稱旨遂憂憤成疾久口
苦索蜜不得呵之數聲遂崩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
六帝至孝篤信佛法身衣布衣不加錦帛自五十後
便斷房室不聽樂飲酒勤於政事孜孜無怠每冬月
四更即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
親及所受愆犯頗有縱捨故刑政弛紊以至於
此雖在蒙塵齋戒不廢簡文每問安否涕泗橫
流賤臣侍者莫不掩泣 公子曰梁武帝夷允剪暴克
成帝業南面君臨五十餘載蓋有文武之道焉至於
留心釋典桑門比行以萬乘之君為匹夫之善薰猶
不驗作薰危亡已及豈其道非邪何福謙之無効也

先生曰夫釋教者蓋出世之津梁絕塵之軌躅運於
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緣已息然後
入於解脫之門至於凡俗之法則有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惠是為六波羅蜜與夫仁義禮智信亦
何殊焉盡以所修為因其報為果人修此六行皆多
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滅是以騷明醜於貌而惠於心
趙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羅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
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興喪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
夫見比干之割心以為忠貞不可為也聞偃王亡國
以為仁義不足法若然者盜跖高枕於東陵莊蹻懸
車於西蜀考終厥命良足貴乎 公子曰人君修道
與匹庶殊乎 先生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殺

之權勢 風雲力摧山岳其威德大矣其運行遠矣
夫修道法宴以弘濟為懷仁恕為體一物失所苦已納
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萬類則得道之真也若乃澤不
被於行葦化不霑於海外區區一介之善亦向取焉
簡文帝諱綱小字六通武帝子武帝崩侯景以帝為
嗣改元大寶景尋幽帝於永福省以絕人望又立豫
章王棟年號天正景使謝昊為草制令帝寫之至先
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帝投筆歎歎不能自止
在位二年崩年四十九帝幼而聰惠及長器宇寬弘
未嘗見喜愠之色鬚鬢如畫髮垂委地乎執玉如意
不相分別及在永福省牆垣悉置枳棘景使突騎守
之帝指所居殿謂舍人躬不害曰龐涓死此樹下人

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思之不言曰音重耳饋塊卒
反晉國陛下此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
言不妄無何王偉乃與王雋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
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酒帝哭曰此壽酒將不壽
乎於是偉等費酒有并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
見殺乃盡酣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此既醉而寢偉
進士囊王脩纂坐其上乃崩竟叶於夢偉撮尸扉為
棺差於酒庫中景又廢棟遂自篡位
侯景懷朔人少而不羈高歡以為將軍雄角冠時征
代頻有大功嘗謂歡曰若假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
須縛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
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使人

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景
乃令戰士皆被甲持短刀佷視斫入胫馬足遂敗紹宗
軍裨將解律先仇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
難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暴頭等降紹宗衆乃潰景
與腹心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
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
紹宗乃縱之遂攻壽陽下之而據其城梁武以景為
河南王招集戰士乃請錦萬匹為軍人作袍帝不與
乃以青布給之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其
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志曰會將逆吳兒女以配
奴景既為朝廷所疑帝使謂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
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

明年景遂將兵於麻陽濟江聞邵陵王綸督衆軍景
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於內大王攻於
外天下不足定也兵法曰遲工不如拙速今便須進
路不然邵陵及矣乃晨夜兼行至都百道攻城縱火
焚諸城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後火久
之方滅景又於城南城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
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執畚鍤景又募人先為
奴者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固使
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詔曰朱异五十年仕官
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億萬出
盡皆得志景又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
陷為丞相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斂升壁帝謂

景曰卿以在戎得無勞乎景不能對帝曰卿何州人而敢來至此景又默然其從者代對及出景謂王僧賁曰吾常據鞍對敵失及交下而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囑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矣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殮或氣未絕景悉命聚而焚之尚書郎鮑正疾篤曳而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武帝崩立簡文又立豫章王棟皆殺之遂篡位國號漢改元太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古者天子祭七代祖考改置七廟并請七代諱勅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吾前代不復憶唯記阿爺名大標在朔州伊邠得來噉之衆聞咸笑之景頻為王僧辯所破將走王偉按劍諫曰自古豈有走

天子令宮中衛士尚可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時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耳打邵陵王於北山摧柳仲禮於南岸皆所親見也今日之事恐天亡爾好守城吾當一決乃與百騎東走至松江與腹心數十乘舸入海至湖豆州舍人羊鯤殺景景左足上有肉瘤似龜每戰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則位陷是日瘤陷入肉中

孝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荊州刺史知臺城下守乃徵兵遣王僧辯率衆平侯景僧辯至巴陵與景相遇帝謂宗慄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荊州殆絕此上策也身頓長沙狗地

零桂迴邾以至洞庭非吾有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鏡
氣挫於堅城士卒飢於半糶吾高抗而卧無所憂也
景果攻巴陵不克遂燒營而遁初僧辯欲平侯景謂
帝曰賊平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
之內盡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
事請別擇人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勸進遂
即帝位改元承聖魏使守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
關安定公宇文恨焉遂遣于謹等步騎五萬并與梁王
蕭察來代時庾信聘魏宇文泰問之曰吾遣縛取湘
東來關西作博士卿以為得否信曰必得既得之後
勿以信為不忠也泰笑及領兵至城下帝猶賦詩
攻圍日急乃入東閣焚燒古今圖書納十四萬卷又

以寶劍斫柱令折乃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皆窮矣城
陷被執遂為所害在位三年年四十七將死乃賦詩曰
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
終吟託魏又以土囊殺之帝博惣群書才辯過世不
好聲色篤信五行多所忌諱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子
方智立是為敬帝 公子曰梁元帝聰明才學克
平禍亂而乃不終帝祚卒置傾覆何也 先生曰元
帝聰敏伎藝才兼文武仗順伐逆克殲家寃成功遂
事有足稱者值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彊寇之甘言
龍褊福心於懷楚藩屏宗枝自為讎敵孤遠懸僻莫與
同憂身之祚滅生人塗炭舉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敬帝諱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陳霸先

襲殺王僧辯而立帝焉改元太平及霸先使舍人劉師知害帝帝統床走曰師知賣我可語陳霸先我本不願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在位三年年十六

右梁四主五十六年為陳所滅

後梁宣帝名察昭明太子第三子封岳陽王授雍州刺史孝元被西魏所害察遂為魏附庸稱元大定以祭大寶為相時人比劉備之過孔明也察性不好酒尤惡見婦人酷信佛法嘗謂尚書宋如周曰卿何謂謗經如周踧踏自陳憂懼而出以告太寶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當不信法華經耳如周乃悞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且長故戲之耳察居

處殘毀干戈日用在位八年以憤而殂年四十四子歸立明帝名歸蔡第三子聰明有器識周武帝大會群臣及諸蕃客周武自彈琵琶令故齊王高緯起舞緯舞達摩支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勸歸曰乃起舞周武曰梁王亦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自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周武指齊氏故臣叱利長義謂歸曰是登俾罵朕者歸曰長義未能抱桀讎敢吠堯周武大笑周武雖初以禮接歸未深知之至是承問乃陳其父荷太祖極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掎角之事緯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亦謂之歔歔自是禮遇日深賜雜繒百段馬五百匹并賜齊宮妓女遣歸國執歸乎曰待破突厥必送梁主還

江東歸途經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叙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三首女為隋晉三廣妃在位二十四年而殂于琮立

琮歸太子既立赦其封內改元廣運琮性寬仁有大度博學有文藝善弓馬明年隋文帝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二百餘人朝于長安郡臣辭于送客堂琮下馬一一言別莫不殞涕皆疑其不還於是國廢

右後梁三主凡三十三年愬按後梁起與劼帝即位同年至

陳後主禎明元年國滅入隋封琮為莒國公也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代居潁川寔玄孫準晉太尉準孫達永嘉南遷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

為嘗謂所親曰此地山水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祖道臣太常卿父讚追謚景帝高祖少儻有大志長於謀計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時所推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缺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猶熱高祖心犹負之初仕鄉為里胥後至都為油庫吏梁新喻侯蕭暎為廣州刺史以高祖為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尋轉高要太守交州人李賁僭稱天子暎遣高祖討斬之梁武帝嘉焉即除直閣將軍畫圖高祖容貳而觀之太清二

年侯景反乃率所部赴援所居恒有紫雲覆上遠近
驚異之至南康破蔡路養李遷任顛石舊有二十四
灘之多巨石行旅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三
百里間巨石皆沒又嘗獨坐有神光滿室趙知禮在
側恠而問之高祖笑而不對軍至湓口衆五萬與王
僧辯會於日茅洲結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辭志
氣慷慨淚下沾襟僧辯甚憚之既至京師與景交戰
分遣徐度領弩手二萬橫截之賊退走侯景平湘東
王即位于江陵以帝為南徐州刺史還鎮京口承聖
三年西魏陷西臺西臺即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
州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謝哲奉牋勸進晉安王
至自尋陽入居廟堂四年齊送貞陽侯淵明還出社

稷僧辯納之改元天城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貞陽
之入也高祖以為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往及數四
竟不從高祖嘗憤歎密謂所親曰武帝磐石之宗遠
布四海至於尅雪讎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
懋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
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王之子海
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
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高祖謀襲僧辯獨與侯
安都定計乃使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
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舟登岸僧辯
不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峻安都被甲
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卧

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廳事前安都自內閣
出腹背擊之僧辯走登城南門樓高祖縱火焚之僧
辯窮逼乃就擒遂殺之百僚奉晉安王即位改元紹
泰詔授高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秦州徐嗣徽北引
齊師齊遣蕭軌等四寸六將濟江遊騎至臺城都下震
駭帝一戰大破之俘斬甚衆其餘得竄者縛筏以濟中
流溺死屍至京口鬻水彌岸先是童謡云虜萬匹入
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至此賞俘賀酒者一人總得一
醉梁帝進高祖位丞相陳公備九錫加璽紱十月進
爵為王封陳國云云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
安都各自稱功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各有所短杜公
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

誠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俳
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皆如高祖言及梁帝禪位於
高祖高祖遣沈恪勒兵衛敬帝於別宮恪排闥入見
高祖叩頭曰恪身曾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
分受死耳高祖嘉其意高祖遂即位禮畢幸建康宮
改元永定三年春大雪殿前龍跡見於雪上五月高
祖崩在位三年年五十七高祖以智綏物以武寧亂英
謀獨運人皆莫及恒崇寬政加以儉素常膳不過數
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及薦享宴賓客則珎羞畢
備宮人不衣重練無金翠之飾居常不聽音樂初侯
瑱窮來歸我歐陽頎力屈就拘揚洛生去而復還李
孝欽敗而見執皆擢而用之各得死力其運智推心

皆此類也長子衡陽王昌時廢在周乃立高祖弟始興昭烈王子臨川王是為文帝 公子曰陳高担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已來可方何主 先生曰武帝以竒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隅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坐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謨長筭動無遺策蓋開業之令主撥亂之雄才北宋祖則不及方齊高為優矣

世祖文皇帝諱舊字子燕始興昭烈王道談長子道談梁故平北將軍高祖受禪追封始興焉帝少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鬥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墮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曰三

取一分而懷之初高祖討王僧辯僧辯子嬖杜龕為吳興太守高祖令帝還長城立柵備龕龕遣將杜泰乘虛奄至將士相顧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遂克龕高祖即位封臨川王及高祖崩衡陽王昌在周司空侯安都與群臣議將翊奉帝帝謙讓不敢當群臣不敢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使按劍上殿曰太后出璽乃手解帝髮推就喪次帝遂即位改元天嘉加乃勅安都迎衡陽王衡陽王將入致書於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衡陽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將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安都因自迎昌中流害

之後安都常陪宴飲乃曰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曰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憚明日安都坐於御坐列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帝後宴於嘉德殿坐上收安都賜死帝位位七年而崩帝起自艱難知人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斂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已主者奏決妙識真偽下不容奸人知自勵矣一夜內刺圍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太子立是為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長子改元光大

文帝弟成安王頊廢帝為臨海王在位三年帝仁弱無人君之器文帝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家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年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依詔廢焉

高宗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第二子生有赤光滿室及長容貞瓌偉髭鬚如畫性寬雅喜怒不形於色身長入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善騎射梁元帝徵至江陵累遷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惣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惣適出尋返乃見帝是大龍惣乃驚駭走避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貞若不惠隋文帝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文帝嗣位自周還授尚書令都

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及臨海廢黜太后以帝纂皇
統遂即位改元大建五年三月遣大都督吳明徹率
衆北伐大破齊師詔三軍所殺並為埋掩七月齊遣
衆三萬援壽陽明徹大破之尅壽陽斬王琳傳首京
師詔逆賊能曇朗留吳陳寶應等首還其親屬以廣
弘宥六年彗星出紫微宮七年星孛大角將軍陳
桃根上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軍前後降下百餘城詔曰興師大討于今三年今月
六日通為將卒死者舉哀十年衆軍敗績於呂梁吳
明徹以下並為周所獲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十二年
周愨管司馬消難以九州八鎮來附以消難為司空帝
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三有子四十五人遣詔金銀之

飾不以入壙明器皆用瓦為之 公子曰陳文宣王帝

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蕩江東凋殘編戶齊人
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
故未夷文皇聰明睿知纂承洪緒群賢畢力宇內克
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
為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廣推心待摠
可請寬仁之主焉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長子宣帝踐祖
立為太子宣帝崩即位改元至德十二月夜天開自
西北至東南內有青黃赤雜色隱隱若雷聲後主在
東宮好學文藝即位耽於酒色常在後庭不卹政事
又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並

數十間其窓牖欄檻皆用沉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珠翠微風暫至香聞數里瓌寶奇類近古未有其百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葉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孔貴人居望仙閣並複道往來婦人麗服乃態以從者常千餘人又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侍坐尚書令江惣孔範等十人侍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晝所司皆因闕人奏事主者曰此檀作威福軍旅警備並皆不修任用沈客卿施文慶等以苛刻為忠於是文武離心莫肯用命隋文謂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舡人請密之隋文曰吾將行天誅何密之有

使投枊於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乃遣晉王廣為元帥以討之及聞隋軍臨江孔範曰必無渡江理但奏妓縱酒作詩不輟明日隋軍濟江文武百寮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當之吾自有計乃馳于井既而軍又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妃及孔貴人同東而上賀若弼呼後主視之惶懼乃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亦無勞恐畏三月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至長安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繫之絕隋文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不能對乃宥之給賜甚厚每侍宴恐致傷

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言叔室常願得一官號隋文曰叔寶絕無心肝監守又言叔寶與子弟日飲一石少有醒時隋文曰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卽山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君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謙諱不許後從至仁壽宮侍宴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邪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邊計初賀弼渡京口鄙人密啓告急叔寶貪飲酒並不省覽及高穎至猶見啓在床上尚未開封豈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月終於洛陽在位七年時年五十二公子曰長城公所以亡既聞之矣此則人事不足非天道焉

先生曰江左之地國小兵弱自吳晉以來歷年數百止以人和地險用以自固陳夫

時隋文新有天下屬精而理習兵講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疆弱信不侔矣若知明主賢臣修德撫衆加禮於隣敵僅可保全四境况至德之末任用群小軍旅廢絕江淮雖固而不足守欲求不滅其可得乎然亦期運使之然也 公子曰何謂期運 先生曰陳氏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武帝受禪溥夜宿黃門侍卽孔宗範舍夢一人着朱衣自天而下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為宗範說宗範曰吾年事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之憂耳自武帝至後主寔五主從永定之初至今禎明之永又三十四年諒知寔數已定非獨人事陳亡之歲史溥尚存故詳錄焉以記異也

又陳五主三十四年為隋所滅然梁太平二年丁丑歲
陳高祖受禪視明三年己酉歲長城矣因蓋史傳之言
誤二年也隋贈後主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愴

通麻卷第七

通麻卷第八

後魏道武帝

明元帝

大武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前廢帝

後廢帝

出帝

西魏文帝

廢帝 恭帝

東魏孝靜帝

惣按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昌意有
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代為君
長統幽都之北廣漢之野隨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
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世事遠近人
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
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後六十七代威震北方聖武皇
帝緯詰汾嘗畋於山澤欵見輜軒自天而下既至見美

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明日請還周年復會既周年至畋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地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言訖而去即神元皇帝也始祖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即神元諱也神元率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之冠以父老求歸至武帝時又如晉後數代與晉和好至平文皇帝諱鬱律西魚烏孫地故東吞勿吉以西控絃上馬將土百萬是歲晉元帝即位江南聞晉愍帝為劉躍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石勒自稱趙王遣使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講武有平南之志

崩後至昭成皇帝諱什翼鞬平文皇帝次子也卧即乳垂至帝崩謚為獻明皇帝獻明以上有二十四帝並追謚也

後魏太祖道武皇帝諱珪獻明子七月七日生於叅合波北體重於常兒弱而能言自有精耀父死即代王位年號登國國改稱魏後十年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皇始即永元二十一年也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大舉兵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三十餘萬旌旗駱驛一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寶棄城走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以下悉用文人帝初起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悉引入見人人得盡言苟

有微能咸蒙叙用遂略地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
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於是河北悉平初令五經
群書悉置博士以崔宏爲吏部尚書帝在位十四年
崩年三十九帝初服寒食散藥發而妖異數見憂懣
不安歸咎群公進見者或行止失度或喘息不走皆
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多手自擊殺北自陳於天安
殿前臣下危懼人不自保時國中有讖曰珪厄清河
死萬人帝破滅清河郡手殺萬人以厭之夜恒變易
寢處人莫知之唯愛妾萬人知其處帝子清河王紹與
萬人通懼罪同害帝帝歎曰清河萬人是汝邪立明
元帝帝誅紹及萬人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號觀
其器用足爲一時之傑乎先生曰道武經略之志將立

霸階而才不逮也未年沉痾加以猜虐不能任下榻

及方悟不亦晚乎

一作不能任命達生
而欲移崇目下云云

明是皇帝諱嗣道武長子母曰劉貴人帝聰明有度
量非攬不動帝母既賜死道武召帝告之曰昔漢武
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欲令婦人後千國政吾故遠
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日勝道武崩即位改元永興
後并州胡數及問計於崔宏宏曰胡衆雖多而無猛
悍生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伏信
者以計之賊必望風震節帝從之遂平胡冠晉將劉
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求假道於帝帝詔群目議之公
卿咸云函谷天險裕何能入揚言伐泓意或難測宜
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凝之以問崔浩浩曰

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矣今與死子幼乃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泓無事而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劉裕勝也必得我假道之惠使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見我物今不勞兵馬可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帝不從遣長孫嵩拒之大為劉裕所敗帝乃延浩問曰劉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其事得濟否浩曰姓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全裕乘危而伐之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勇

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伏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栢立北擒慕容超南平盧循裕若平姚泓必篡其主秦地戎夷混雜亦不能守之關中亦終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至潼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對曰今西北二寇未殲陛下不可親御六軍兵衆雖多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經國之用而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嘗私論近伐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略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瑋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豈易敵乎帝乃止夜半賜浩酒食而罷帝在位十五年崩

年二十二

太武皇帝諱燾明九長子生而體自壞異太祖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明元有疾命帝令愨攝百揆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即位改元光始詔諸州坑沙門毀佛教分遣兵士燒掠寺舍後有一僧號曰白足杖錫至官門帝大怒命斬之屢斬不損帝乃延上殿頂禮悔過帝南征至瓜步大江宋人甚懼乃徵百牢子宋遂班師所在殺戮青徐百姓罔有子遺春鷺歸巢皆窠於林下軍士又以嬰兒於空擲之而以稍接之用以為樂後又大破蠕蠕高車驅掠牛羊畜產數百萬降者三十萬皆用崔浩之策也後召高車渠師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示之曰爾曹視此人雖織

延懦弱乎不能彎弓恃才而宵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貽時雖有征伐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也後又平嚇連定其日宴會帝執浩乎以示沮渠蒙遜使人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路之美當今無比明年欲伐沮渠牧捷帝先問於浩浩對曰天軍若出必擒之奚斤等曰牧捷西垂下國朝廷接以藩禮不如且羈縻而已尚書古弼曰彼無水草何以畜牧浩曰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李順曰吾曾目見何用享之浩曰順等受人金欲為之辭謂臣目不見使可欺也帝乃曰斤等辭言最厲形於顏色斤等不敢言於是遂討涼平之地多水草如浩所言立子晃為太子帝初南征晃淫于內帝怒見懼誅欲

為逆帝知之乃許死使人召晃晃至以鐵籠罩之捷
三百遂殺之文成即位追尊晃為景穆皇帝帝在位
二十九年年四十三崩帝儉約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
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群目白帝更
峻京色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
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今天下未安方須人
力二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及臨敵
帝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相繼而帝神色目
若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與為輩 先生曰太祖太
武俱有異人之姿故能關土擒敵窺觴江外然善戰好
殺暴桀雄武稟崆峒之氣焉至於安忍誅殘石季龍
之儔也

文成皇帝諱濬景穆長子即位改元興安中常侍宗
愛悖逆既誣搆太子晃太武殺之太武崩愛矯皇后
令立南安王命尋又殺之帝既立其愛五刑誅其三族
初復佛法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官仰射
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弓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
二百餘步遂刊石勒銘勅士人不得與技巧卑往為婚
帝在位十四年年三十六崩
獻文皇帝諱弘文成長子即位改元天安帝雅薄時
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爭
乃上太保等奉皇帝璽綬策皇太子宏即位上尊號
為太上皇徒御崇光官採椽不斷土階而已帝在位六年
而遜位群臣奏皇帝幼冲陛下宜揔大政太上從之後馮

大后行不正內寵李弈太上因事誅弈太后不得意尋
害大上崩年二十三公子曰魏獻文禪位厥子其義云
何先生曰易稱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天
萬乘之尊鴻名也四海之官大寶也鴻名大寶三五之
君尚步驟於茲戾獻文志情九縣既從萬機傳位嗣
子克昌鴻業宵然汾水不亦美乎

孝文皇帝諱宏獻文長子帝生於平城神光照室潔
白有異姿襁褓歧嶷長而淵裕仁孝經然有君人之表
顯祖尤愛異之五歲受禪悲泣不已獻文問之對曰代
親之感內切於心改元延興幸洛陽周巡故宮趾跡頽
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為之流
涕乃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其同姓者分為十姓不相婚

娶南齊雍州刺史王曼被誅曼子肅來奔帝寵任之
其宮廟衣服制度禮樂皆肅所定太皇太后馮氏崩
帝毀其過禮太后性嚴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
便見誅戮迄后崩帝不知父死由太后也帝在位二十
九年年三十三崩帝有志性年四歲獻文嘗患癰帝
自吮膿進食者曾復熱美傷帝手帝笑而恕之雅
好莊老尤精奧義嘗經比干墓自為吊文樹碑表焉
大子立是為宣武帝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
人也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先生曰後魏代居朔
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士俗遵彼要荒孝文車
爾不群遷都湮澗解辮髮而龍衣冕旅祛羶裘而被龍

衮衣冠號今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此夫武靈胡服不亦優乎然經國之道有餘防閑之禮不足臣王俱朱斯風遂遠者其威儀技藝魯莊公之匹也虧損盛德呼可惜哉

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第三子母曰高貴人初夢為日所遂避於床下日化為龍統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孕而生帝焉孝文崩即位于晉陽改元景明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延昌元年京師穀貴出倉穀八十萬石以賑貧者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遣元紹檢趙循獄紹以循佞辜因此遂加杖罰令其攻厄帝貴紹以不啓聞紹曰循奸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豐而除之恐陛下復染哀帝之名帝以其害正遂止帝

在位十六年崩年三十三帝幼有大度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竟取玳瑁帝准取骨如意而已孝文竒之立為儲貳雅好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志疲太子立是為明帝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第二子母曰胡克華尊為皇太后帝朝后於宣光殿群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時郭祚為僕射尋為太子太師從幸東宮帝幼弱祚懷一黃瓢出奉之帝左石趙桃弓用事祚私事之時人號祚為桃弓僕射黃瓢少師太后淫亂于朝帝年漸長頗有嫌隙太后乃陰行鴆毒帝遂暴崩在位十二年十九靈太后胡氏司徒國珣女明帝幼弱太后臨朝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射針孔中之大悅后

宣淫于朝為四方所穢鄭儼李神軌汗亂官室又有
楊白花有才貞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恐禍之及遂奔于
梁太后追思不已乃令文士作楊白花歌詞月夜令官
人連臂踏足唱之聲甚悽惋焉元順時為黃門侍郎
諫太后曰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感過修容飾何以示
後代太后慙而入召順責之曰何衆中見辱順曰陛
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言及明帝崩
立孝文曾孫釗太后固臨朝尔朱榮乃抗表云今海
內茫茫異口一音皆言大行皇帝鴆毒致禍太后舉潘
妃之女以誣百姓奉未言之兒以臨四海乃求之以徐紇
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榮乃率衆渡河遂至洛太后盡
以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道騎拘送太

后及少主於河陰並沉于河 公子曰孝明之謚符於
行耶 先生曰古人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
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崇高斯風替
也以矣孝明襄運之時無夙成之德奸臣擅命女上
臨朝魏之宗社因斯而墜太名之義不亦乖乎

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明帝崩大都督尔
朱榮議廢立以帝有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與帝
會于河陽帝南渡河乃即位榮害靈太后及王公已下
二千餘人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太原五
帝遣榮討葛榮擒之改元主安榮還晉陽帝餞於
芒楊以榮馬大丞相進榮子文殊為昌樂郡公又以
榮為天柱將軍二年後產皇文詐言太子尔朱榮入

賀帝手刃之於光明殿初榮女先為明帝嬪又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何疑哉帝遂從之榮謂帝曰有人言陛下欲圖臣帝曰外人言王亦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疑每入謁從者不過十人皆不持兵仗帝素有圖榮之意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手斬之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榮十兆遷帝於晉陽帝遇殺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在位二年兆乃縱兵汚辱妃王立廣陵王羽子恭是為前廢帝公子曰孝莊逢陽九之運將立中興之業其不遂者何也先生曰昔小白有鮑叔陽朋重耳有趙衰子犯然克清宗國逐伯諸侯孝莊羽翼心膂無聞

英彥雖果於一劍之端終致夷滅之禍德之不建斯可哀也

前廢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子莊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帝潛默每身有過人之量奉帝即位改元普泰以魏為大魏高歡平爾朱氏議廢立大僕綦縶盛稱帝賢明可以為社稷生崔陵曰脩業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携言三師亦何名義舉由是被廢在位一年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可立待一年三易援時運既如此惟有修真觀尋遇鴈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孝武後詔百司會葬用王禮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後廢帝諱朗字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建明二年為渤海

海太守渤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即帝位於信都
大赦改元中興以歡為丞相一年四月帝於河陽遜位
於別邸五月出帝封帝為安定郡王殂於門下外省
年二十

出帝諱循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子性沉厚少言好武
事高歡假廢帝詔禪位於帝帝即位東郭入城改元太昌
後興歡有隙帝曰以朕眇身遇王武路不勞天及坐為
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歡不若兵遂渡
河即日帝遜于長安初江南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殿走梁帝下殿跣足以禳之及聞帝之西乃慙曰虜亦
應天文乎高歡使高昂追帝至陝西左右奔投山谷至
湖城飢甚村人以麥飯壺漿上獻帝甘之復一村十月

宇文泰遣賁梁禦甲騎二千來迎帝至潼關謂賁曰
河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見洛陽親謁陵廟是卿
等功也帝與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謁見於灞上遂入
長安以雍州解字為官以宇文泰為丞相泰於是披
草萊立朝廷高歡至洛陽遂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
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始分為二帝在位三年宇文
泰潛行鴟崩年二十五謚曰孝武始宣武孝明間謠曰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魏本
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泰俗謂之黑獺也
惣按出帝與高歡有違言乃西入關依宇文泰都長安
後遇鳩毒泰乃立孝文孫南陽王寶炬為帝稱大統
元年

西魏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孫京兆王愉子宇文泰率群臣奉表勸進即位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人行臺封安定郡公泰與東魏戰諸將失律泰表請自貶帝詔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筭而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抑此謙光恤子一人十六年東魏靜帝遜位於齊十七年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帝為太尉時高歡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大師百寮會吊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死大師平日居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見峩我山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官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務也

廢帝諱欽文皇帝長子宇文泰立之從周制直稱元年二年泰殺尚書元烈三年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譙安王育等並垂涕諫不聽故及於廢辱初泰與公卿議廢立魏史柳虬執傳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嗣子年七歲文帝託於安定公曰此子才亦由公不才亦由公今若廢之恐負文皇帝付囑之旨泰曰咎在于遂為所廢在位三年

恭帝諱廓文皇帝第二子宇文泰立之改稱元年以泰為大師大家宰以柱國李弼為太傅趙貴為太保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司空三年十月宇文泰薨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為宋公尋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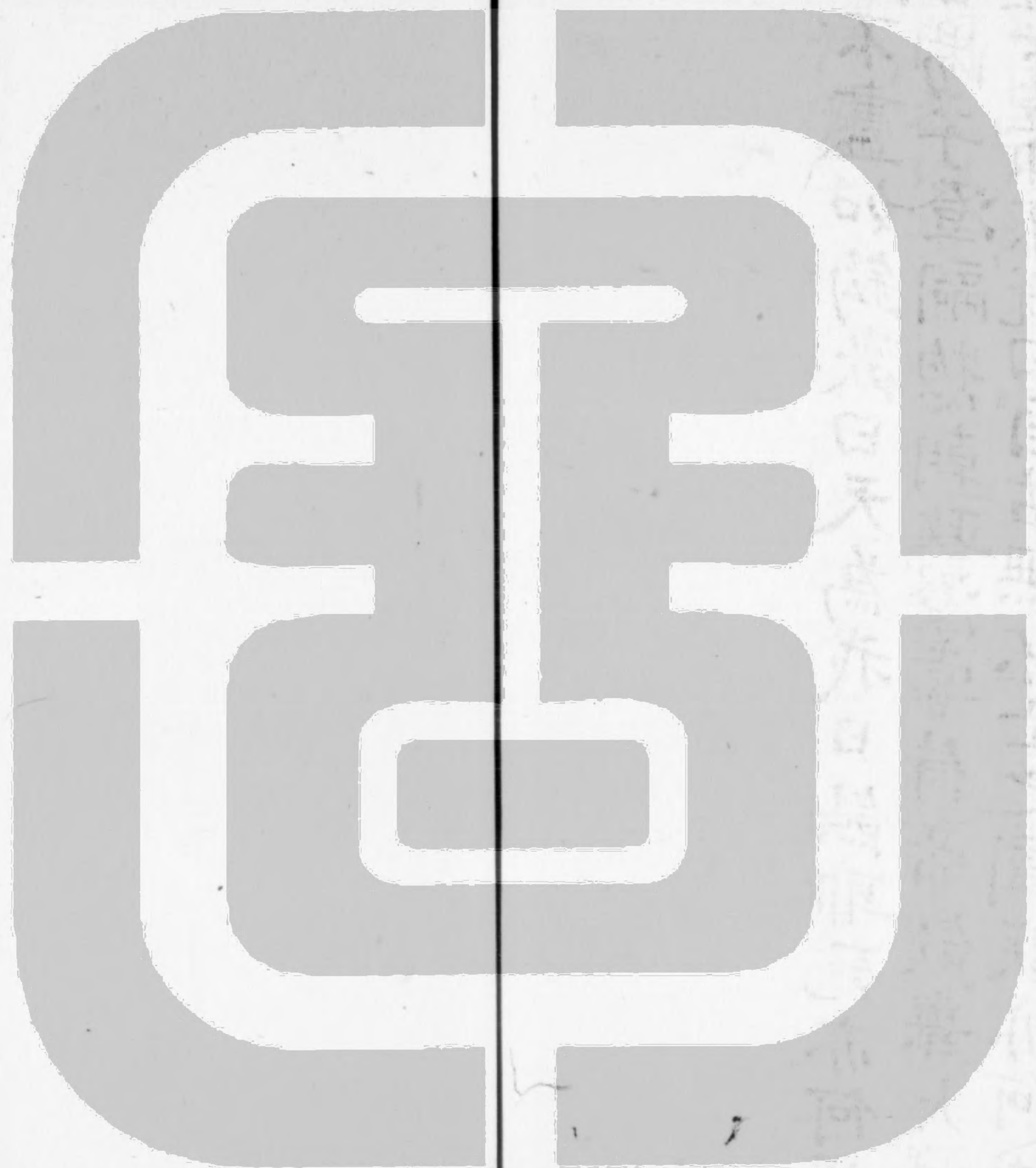
右後魏自道武至恭帝一千五帝凡一百六十年而禪位于周
惣按出帝既入關渤海王高歡至洛陽頻表請迴駕帝
皆不答歡乃立孝文曾孫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天
平元年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王亶子出帝入關高
歡迎不克遂與百寮議推帝以奉孝明之後撤洛陽
官殿運其村木以營鄴都歡議遷都于鄴詔下三日
車駕便發戶口四十萬狼狽就路收百官馬尚書郎以
下盡令乘驢帝至鄴夜在佛殿問舍人和安參皇高下
安曰臣不識參帝曰天道雖復深遠何容頓不識參高
歡聞之以安慎密擢馬黃門即二年以高澄為大將軍
高洋為左僕射武定四年高歡發疾五年正月元日

日蝕不盡如鈎歡曰天為我日蝕耶死亦何恨即日殂
於晉陽子澄嗣惣朝政澄嘗侍帝飲舉大觴曰臣澄
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
怒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
帝帝亦謝焉後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也臣父
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
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乎澄叩頭謝
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而幽帝及將禪位下
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
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嬪李氏謂陳思王詩
曰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百寮拜辭帝曰今日不
減常道卿公漢獻帝也眾昔悲愴遇鴟而殂

右東魏一帝十七年遜位二高澄在後魏正史自出帝後
更列孝靜紀不取宇文泰迎立出帝以南陽王寶炬
稱專號也

通麻 卷第八



程